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三　萬曆己酉庚戌作

人所以爲萬物靈者心也心所以

知是知非知善知惡知好惡知

始知誠僞知敬肆皆性體之瑩徹也其有學聚問辨而得者亦性也心存則無非靈無非知心放而靈者蔽知者昧矣故有穎慧而愚終有昏鈍而精詣操舍殊軌而昏明易質也然則心無可放時乎彼經綸宇宙栽成萬彙皆從心放而非放逸之謂也惟有之不離一掬故放之能横四海

試觀天地之間皆物也試察萬物之性皆善也尊卑

有體矣貴賤有等矣親疏有則矣愛敬有宜矣其有拔常悖禮者人見之則怫然不悅彼知人之見之亦赧然內沮夫其畏人知而內沮者非善也耶然始以內沮終歸怙惡者何利欲日熾善端日銷無教化以牖其衷無政刑以格其非也故聖人之教立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各得其性而天下和平矣

日麗於中天萬象咸受照焉寸雲掩之而貞明自若心凝於泰宇萬理咸受燭焉纖欲留之而真體自如天體至健帝出常新謂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

則無改於舊也謂今日之日卽昨日之日則舊者
已新也夫心之日新於學也有如日澄湛於宥密
之淵崩漭於川流之沚以今日視昨覺昨舊而今
新以來日視今覺今舊而來新是謂緝熙於光明
鴻濛初闢天下之未治在氣化聖人以神智創之而
開濟采叔季道衰天下之不治在人事聖人以大
力挽之而轉旋逮唐虞而上其先天以作則乎殷
周而下其後天以制變乎書契之易結繩粒食之
代茹飲執中之揭心極非至聖孰能斟之放伐逼
暴君之窮揖攘致逼幼主之窮篡削逼無王之窮非

至聖又誰能任之

天下之治亂人心爲之人心之淑慝世教爲之故夫庸主佞臣接迹於廷庶頑寇竊橫發於下皆由道德不著政教不行而利欲之漸漬深也聖王知其然故緣性以設教因心以立政藝極旣陳而且樹風聲章物采使天下洗心易慮還其所固有而不自知夫射有鵠也而人爭赴焉治亦有之民之鵠在士士之鵠在君君心正則天下之士心可正士心正則萬民莫不正而天下治也

合抱之木始於毫芒其植根實也千金之裘貴在粹

白其取資博也惟用志於天下乃可以任天下以
一已用天下未有能濟天下開誠以集衆思秉公
以器羣品智者効謀能者効力此伊傅周召所以
隆相業也若議多而患其聚訟材低而患其罔功
則在與二三黃髮酌而圖之蓋靜言庸違辯言亂
政雖聖世猶不能免是烏可不愼
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社稷之安危總在人主一
心故格心要矣一暴十寒猶曰不可奈何深居稱
朕并一暴而無之豪傑之士位衡鼎而圖匡濟或
至偕遇巷爲監寺之因此管商所以隨世就功非

孔孟所弗爲也然則君子必遯世乎曰何可遯也監寺可絕乎曰何可絕也道義以律身恪恭以盡職巽順以應變正己而待上下之正焉耳人心同此秉彝精誠金石可入即中材之主左右之人安知無感動而保悟乎故大臣欲格君心當先自格其心己無不正而時過終不可爲然後引身而去其去也猶冀悟君心於萬一非直以潔身爲高已也

大臣能自格其心自正其身矣而君心未必能遽格也羣工未必能盡正也衮德闕遺何以補之忠邪

兢進何以別之宮府乖隔何以聯之法紀陵夷何
以整之官澤壅閼何以宣之邊陲单弱何以振之
急之則虞潰決緩之則益廢若持權以衡萬類
而低昂適得平也若執律以齊萬聲而高下適中
節也此豈徒意氣之矜奮才猷之揮霍所能辦哉
蓋必有調攝於德性陶鎔於問學者焉是故褊衷
不可以大受貴含弘也弱植不可以貞幹貴果毅
也安肆不可以寧極貴欽翼也疏鹵不可以當幾
貴沉毅也二三不可以成務貴凝定也此數者皆
從德性出從涵養致故君子有志當世未論經濟

而先於致中和也

君之令民風行草偃然未有皇極不端能強民從令者況人臣於君欲弼德塞違乎必真有誠意正心之學而後以仁義獻其君必自信禹皐稷契之身而後以堯舜望於上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無諸已而令諸民謂之不恕無諸已而強諸君謂之不忠故積忱蓄悃有盟於進諫先矣脩德砥節有豫於求志日矣

世有聖王之教化而俊乂興焉若周文棫樸是已世有中天之豪傑而哲后賴焉若伊傅崛起是已作

人者樹立以楨國自爲社稷謀非爲多士地也㞐
起者脩身以善世自爲性命脩非爲利達媒也三
代而後上無與敎之主下無不待敎之士是以王
佐罕見而至治不復夫所謂王佐者天資與學力
兼到涵養與經綸並茂漢唐宋殊絕人物有其用
而無其體宋大儒有其體未必有其用伊傅畢散
而下非顏孟疇能當之顏沉粹而英毅也孟英毅
而沉粹遜於顏也
天德惟剛故化運而不積君德惟剛故志定而不移
所謂定志者上畏天命下畏民嵒前畏帝王之芳

軌後畏史冊之清議故忠正之臣樂親憂危之言樂受而天下治也若夫柔腸弱骨不足以樹志則宦寺得以誘之邪佞得以干之聲色得以淫之貨利得以賊之一身之中耳目手足無所措其如天下何

君德所以剛明非獨天授亦賢臣之啓沃切經史之講讀勤也故曰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俱化若深居內庭朝講不御日與婦寺狎而與賢士大夫疏智慮何由而明身心何由而正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觀書知義理嗟乎

此古今宵人所以竊天綱假國命也蓋臣智士寧

無漆室憂耶

大臣專君則臺諫羣臣不得效其忠而國亂宦寺專君則大臣與臺諫俱不得效其忠而國危夫專君者必有所以逢君使其心悅志順然後惟所欲為君好戰則逢以斥伐焉君好利則逢以筭舟車君好大則逢以展疆土君好侈則逢以阿房建章君好長生則逢以致神仙求不死藥為君者但知所好之必投所惡之莫逆不知太阿之柄已潛授其手嗚呼宦寺為此無怪也大臣懷奸而為此陰與

盧李同行而外尚附於姚宋之名一旦敗露何顏
面見天下士乎
有後天安命之聖有先天造命之聖治則進亂則退
後天者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先天者也轍跡徧
天下終不遇而退聖人無如天何矣然聖人非徒
與遇合於七十二君也亦欲與三千七十之徒遇
焉遇於君則道行遇於徒則教行道行而治效在
當時教行而治法垂萬世此又聖人以後天爲先
天也
聖人爲道愛身則危不入亂不居聖人以道愛天下

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然必有可安可治之機然後起而圖之若君無悔禍之心樹有樂災之志聖人昔以身嘗試乎女樂受辻焉顧且見幾不俟終日而况於危亂

後世英君能創大業者其仝德不必聖人而皆有聖人之脊智後世名臣能樹大功者其純心不必王佐而皆有王佐之材器假令從事聖學涵養本原以至誠無息之心發揮事業其粹美恢弘自足以方駕虞同流造化何天人古今不相及哉夫王覇無二道誠之則王假之則覇一念誠僞之間義

利公私判而功用遂胥壞矣

人主之患莫大於視堯舜爲絕德而以中主自限夫中主與堯舜豈甚相遠欲爲中主則中主矣欲爲堯舜則堯舜矣嘗觀近代賢主未嘗不有堯舜之心而不能純乎堯舜之心未嘗不有堯舜之事而不能純乎堯舜之事其有堯舜之心與事者雜皇俗私誘未易袪也其不能純乎堯舜之心與事者世俗私誘未易袪也夫欲袪世俗之私誘復維皇之眞性匪務學曷繇焉近儒臣以端其習勤講誦以明其理慎起居以肅其儀屏紛慮以正其志自一

念兹之萬念自一事推之事事如見羹墻如奉渠
鑊是則堯舜而已矣
後世以兵取天下則曰征誅以智竊人國則曰禪受
惟我　朝值胡元之亂收板蕩於羣雄闢乾坤於
再造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此之休烈也漢誅秦項
亦稱得國之正唐毙暴隋與漢不異而挾父臣虜
未免以詐力擁仁義宋欺孤兒何殊操懿茅不至
為慘虐耳然漢唐能易暴以寬宋能定亂為治亦
宇宙生靈之一幸也故其享祚頗長操懿篡弑之
慘横施横報有如桴鼓五代相尋全出一轍至靖

康舉族北韓說者猶許慕周之應天心惡殺天道好還豈非萬世永鑒哉元嗣停而歸元帝殁而謚堯舜公天下之心於我　朝僅見彼太白之懸猶有慚德矣

人皆謂聖遠學絕聖未嘗遠也聖在人心不自覺耳學未嘗絕也學在日用不自知耳人性本無不善聖人獨兼萬善一念善則一念之聖一行善則一行之聖試觀當世衿紳之士不有矜節勵義誠心愛物者乎閭閻之匹夫匹婦不有脩孝悌貞潔嗜善若飴者乎善念何因善行何起分之則各露天

倪合之則集成至聖夫孰能自覺而自合者是其
神明內朗宰萬動而不淆者也是謂天民先覺
匪神明無以照寂感匪齋戒無以養神明聖人淵潛
是以能見聖人氷競是以鑒朗所謂神明者寂亦
照感亦照如水之表裏瑩徹隨物呈象如鑒之分
別妍媸櫝而藏焉其光不晦故帝王之所以立極
聖喆之所以垂訓可一言盡也曰明明德而已
聖人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極神明變化莫精於
易奚內聖外王莫與於中庸奚予嘗謂讀易中庸
則天下無書可讀非無書也淺者有其糟粕深者不

出其範圍如百川之趨海如千條之於巨榦也秦漢至唐道術不明儒者各以意爲學故以卜筮視易以[illegible]兮月令雜記視中庸而老莊之自然西竺之寂滅則相與矜奇詡異曰精奧在是舍太牢之味而錯羞以爲膏也舍袞甫之章而麗綵以爲華也學將而識陋未足怪也宋而後經生首治易矣中庸特表章矣後言妙義童而習之皓首不憭其蔽然且襲蘇張之唾高談貝葉乎甚矣後儒之陋更陋於漢唐之儒也

天之德曰生人之心曰仁乃生有時而窮仁有時而

幾息者何也試觀秦項之爭衡五季之篡奪後先
狎胡之紛擾胡王侯而莽俘虜夕將相而旦誅夷
覆軍則流血千里屠城則積骸百萬天曷爲生好
亂之人人曷爲與好殺之禍則利欲弼熾於宇宙
而仁義禮樂之教不行也否終必傾盛極必亨究
歸於用罪者亡用德者昌好殺者滅好生者王然
後知天之未始不生人之未始不仁也
自古盜賊之興或以饑饉爲至逼而偷生或見政令
不行逆而狂逞其雄桀者遂乘而收之以圖王霸
於是干戈競鬬而生民之禍慘矣善爲國者需膏

澤以綏民使無饑寒死徙之憂飭紀綱以齊民使無諸陵窺伺之隙上下相安休戚相共於以握圖保祚億萬年可也獨患夫恃治安而忘遠慮翫宴樂而忽民嵒吏貪殘而不察下愁怨而不知恩不足以固其心政不足以維其志平居猶樂災利禍一旦危急其不揭臂而從亂者鮮矣

夫自古兵戈之禍若何而起若何而定載籍可詳覽矣昏逆者為聖明藉資也强暴者為寬仁驅除也曾見有善戰之將不死於戰者乎有好兵之主不亡於兵者乎有篡奪之國不滅於篡者乎武安賜

劒韓彭葅醢多殺之災也忠武呂胤吳越延世不殺之福也故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老氏亦謂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佛氏謂昆蟲蠕動之物一有所傷皆得業報嗚呼善戰者可以思矣好殺戮者可以懼矣

武不可黷亦不可忘也兵不可窮亦不可諱也夷犯夏下叛上天子是討四方臣屬之國有不貢不王天子是問弧矢之威烏可一日廢於天下顧先王豫而不用用而不極耳明道德修政刑賢能各當其官紀綱整肅於上令遐邇綏服蠻夷慴服而不

敢動此廟勝之算也以吏治輯萬民使各得其職以軍政飭封疆使將士臂指一體可與共安危可與犯難忘死此金城之守也奸雄嘯澤先撫諭以散其黨剪渠魁而赦脅從夷虜跳梁來則拒去不追要以境內寧謐而止此雲霓之師也綜中兵教技擊明耳目一心志知彼已用間諜守則潛於九地戰則動於九天搴旗斬將獨取元兇攻城掠地毋妄殺一人此鷹揚之略也故曰善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夫不戰而得常勝武之上策也

古今華夷之勢不甚相遠秦遣蒙恬北伐却胡人七

百餘里胡非强於中國也當七國時燕趙代各隣於胡各守其境燕不借兵於代代不叚糧於趙也漢置漁陽上谷鴈門諸郡亦各以郡爲守非大軍出塞不聞徵發於內地也何後世畏虜太甚至竭大司農之財不足以供戍卒則軍政因循邊兵積弱耳彼其風土相接習性相近被以中國之文物則文物矣任其本俗之勇悍則勇悍矣此趙武靈王所以狎衆易服而滅胡也誠使邊民以三時藝黍稷以農隙習武勇馳騁射獵如虜伐狐擊兎如虜虜控弦不過三十萬吾邊郡引弓之衆亦足相

當虜闌入散掠吾鄉民持挺鳴鏑亦足相拒加以
良將勁兵扼要扼險戰謀戰智虜安能得志於我
故虜之能爲邊患者虜人人皆兵皆騎射而邊郡
兵少於民也倭之能爲海上患者倭人人皆兵皆
利刃而海上民不習兵也能使沿邊海之民人人
能弓能刃能爲兵於倭虜何有若鼓舞之以作其
氣倭鄉之以脩其弓矢戈戟則賢守令事矣
里甲卽比閭法久之遷徙靡常也學校以教俊民齊
民不與聞也司捕已設官役荒陬或難徧及也保
甲通里甲之變鄉約助教學之餘保甲中間設鄉

兵補詰捕之不足法至善也然郡邑每憚於舉行者以法敝難於振飭人敝難於考覈其下焉者則謂保約行而民無訟無贖也夫民果無訟固賢智之士所實心而樂圖者惟鄉兵不籍而役則用之宜有法行之貴不擾并百家爲保每保選其驍健者十人爲兵有智幹者三人爲保保長副併甲長共二十餘人計大邑可得二三千人保長副免徭一石一丁如今吏役例令農隙督練名兵勇藝甲長與兵各復其身每歲所免無幾而坐得勝兵二三千人以各保其鄉內奸足以譏察外寇足以捕禦

伏險於順寓軍於政此安民戢盜之善經也長吏以春秋循行講約則親校其勇藝加賞罰焉不得以簿尉雜流查點滋弊宜人無不樂從矣是故善爲天下者爲於邑善爲邑者爲於鄉

夫儒林與詞林華實不可同語而昧者或混爲一名實之際不可不辯也言必稱古昔動必合先民斯之謂儒多蓄如武庫摛藻若春華斯之謂詞有儒而兼詞者則游夏左董其人有詞而近儒者則屈賈韓歐其人班馬李杜詞之魁也荀楊孔馬儒之賊也故縫掖鉛槧之士皆曰儒生石渠金馬之彥

皆曰儒臣將爲博學宏詞儒乎將爲經濟儒乎性命儒乎如云宏博而已賢者必不肯受如云經濟則不合性命爲一以追三代之英而甘與末世議議者同也

德盛者其容必恭故達之周旋升降無非恭也德盛者其聲必和故達之歌咏琴瑟無非和也至禮不讓至樂無聲可見可聞者其迹乎不睹不聞者其精乎故禮也者至德中自然之繩檢也樂也者至德中自然之鏗鏘也叔季德衰禮樂之用在朝廷邦國者僅存梗槩而誶語德色之俗桑濮淫哇之

音流習於民間恬不知怪世有脩德君子當於其一身觀禮樂矣

圓而神者性之體方以知者性之用彼所謂圓覺竊吾圓神而爲言者也惟神故覺惟覺故神神則自不容褻故無不敬也神則自不容欺故無不信也敬信非從外益即神覺之本體也匪敬匪信曰覺而其光弗瑩曰神而其中已槁亦不可以語圓不可以語性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貴慎思貴近思也內艮止外兌悅寧極而動思得其正故曰貞吉

憧憧往來者以童心用鑿智容感容形紛擾不已是謂朋從同歸一致者心之德凝於一也殊途百慮者心之用貫乎萬也試觀寒暑代而歲生日月代而明生屈伸感而利生尺蠖以屈伸龍蛇以蟄藏天地萬物之情至變而無常也至一而不擾也君子精義以達至變之用利用以崇至一之體學如是止矣思如是止矣過此以往窮神知化養盛自致非心思所能及也思切於用者存精研以求其當思所不及者存徐養以俟其至是謂止其所思不出其位憧憧何爲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聖人所自要有四講學居一焉先之脩德存養其心性也師友講習欲輔此德耳繼之徙義改過濯磨其操行也師友講習欲聞善而寡過耳內無養性之真念外無砥行之實功而徒炫口耳以恣談論雖講學自命人已見其肺腑矣

或問浩然之氣何如爲直養曰人生本直靈臺中自有所不爲有所不欲不爲者無爲不欲者無欲則直體常伸是謂之集義謂之直養必有事焉者此心常存之謂也心存則不爲不欲者觸之而即覺覺之而順遂矣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木從繩則直

心從敬則直

或謂丐無二妻齊人章孟氏寓言也余嘗見鄉丐有一妻一妾其尊卑稱謂悉如良家朝分投富門暮聚棲古廟時或酣歌相樂洋洋然忘其丐也彼訕詈而泣者無有矣尤有異焉者嘗見一黠丐歲時伏臘索酒肉於近鄉歸而合婚之以爲脯炙以問名其親族而飲食之無不歡醉飽者是衆其親族之人無復嗟嘆心也由微微著即小知大恐人心士習又下於戰國時矣

或問子游問孝章曰聖人辭氣舒重語孝養而擬及

犬馬非其倫矣聖意若曰今之孝者徒能養耳彼司守者服乘者皆能有養於人也養而不敬與犬馬之養人者等耳曰能養曰皆能有養語意自顯然也

往何以簡簡何以成章也成章何以不知裁也心游於三五帝皇之上而事忽於日用起居之常如曾晳有樂天識趣而臨喪倚歌責子誤用大杖此其類也然信心獨往一塵不入其中稽古爲徒萬物不干其志亦足成偏至之英標樹超世之芳軌矣惟其志高而學未遂言大而行未掩裁高明以沉

潛副虛想以實脩則皆中行之選任道之徒也
記稱舜崩於蒼梧禹崩於會稽非也堯老舜攝巡狩
四嶽之事皆舜任之舜耄倦而禹攝則巡狩亦禹
事也舜何爲復至蒼梧禹薦益以七年矣何爲復
至會稽其說多起於言封禪者妄援附會後人遂
謬傳之然則九嶷稽山何以有塚也曰舜禹時二
地俱在荒服疇昔巡狩所至死而如喪考妣因名
山設塚志思慕焉未可知也不然二聖嘗封名山
或即其所封之處名曰塚穴而後人遂以爲葬其
地也

程子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與其非外是內不若內外兩忘夫心何以能廓然何以能兩忘也無事而廓然一動念則膠擾矣有坐忘亦有坐馳前念方息後念旋生欲忘之不得忘矣艮其止止其所也忘非所以爲止靜亦定動亦定忘非所以爲定故精鬭未起敬畏常存君子之所以爲止也虛明內朗寂感無間君子之所以爲定也不獲其身者忘其妄身不忘其覺性不見其人者忘其物引不忘其眞君內外兩忘之說學者當善玩之

人心未有不操而自存者象天行健自强不息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心本變動何以有存虛明爲主常惺常淇故曰存也心本內藏何以有放虛者擾擾明者晴塞故曰放也老莊明自然世儒亦或宗自然顧不思不勉惟上聖能自亞聖大賢而下烏有不養性於戒懼者戒懼非拘迫非束縛亦眞性中自然之操存也有自然之操存斯有自然之明覺有自然之順應若曰縱心無有游神超曠則淸談異學所以亂聖眞也於楊墨禍尤烈矣

翁居而環堵爲室藜藿充腸看四壁之光如守一中

之湛寂趨炎者所難恬淡者所甚易也惟誠之天下國家臨之利害生死以貞常照無常以至定應無定衡設而錙銖不爽度設而方寸不移可以傾否持危可以濟變平亂而總歸於性命之正非天下之大識力其孰能與於斯故獨善不如兼善之公也遯世不如易世之大也然時行時藏時舒時卷性命中亦有自然衡度雖聖人不能意必於其間矣

義也者天命之眞則人性之眞是其純然而至當即至善也其確然而不倚即時中也君子發遂於義

密既不着以醬迎力深於研幾更不襍以私妄故
中心所喻惟義而已當其執義獨往三公可辭鼎
鑊可就固喻之至也即或與時變化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尤喻之精也小人則反是矣辭章以致身
不講於心性之學富貴以縈念日競於華膴之途
其中心所喻惟利而已當其指廉耻以趨權勢不
顧後日身名固喻之愚也即或矯一節以獵虛聲
陰圖他日厚實尤喻之狡也此君子小人所以判
也而義利之初分固甚微也幾善幾惡决於毫芒
念偽念真更分人鬼辯之宜蚤辯矣

喻義者不計利終於天助順人助信鬼神福其善萬世仰其風天下之大利惟君子享之喻利者幸微利卒至有人非有鬼責怨讟盈於蒼生醜穢遺於青史天下之大不利惟小人受之小人誠善計利乎亦當以義為利矣

君子抱龍德於身視善世與遯世皆遇境耳吾性中有眞境焉常兢翼常寬舒常精明常恬淡其於毀譽榮辱窮通得喪驟遇之而不有吾以盡吾性也驟去之而不留吾以適吾性也日塗軒冕塵珠玉乎是猶有富貴貧賤之見日心泰則無不足乎是

猶有不足有餘[illegible][illegible]忘安於道道忘於遇烏知有軒冕珠玉而塵塗之烏知其為不足兩一處之後世隱士寄嘯傲於東籬得金擲鉏不顧與荷蕢沮溺輩皆可謂貧而樂猶未可以語遯世無悶之學也

上古有神巫焉能齋祓其心精潔其行以與神祇鬼物相接帝王享祀亦或用之雖非道術之正然亦精誠所致不可盡指為邪幻也釋氏本言心性言寂覺至說法動稱大千世界諸天龍王拱手皈聽其神通駭世正見於此其為術毋乃與神巫近乎

虞命秩宗必寅清如伯夷而後可以和神人協上下周書稽疑曰擇太卜亦必志行脩潔而後能以著龜通神明知吉凶然其德之偏全職之輕重奚啻什一千伯也彼清靜寂滅之說於貪淫濁世不爲無裨以槩於聖人中和體用之教則不可同日語矣我 聖朝獨尊聖學亦不廢二氏然僧綱道會僅與陰陽醫學並列聖謨宏遠萬世不能易也

聖人生而知者謂生而知此道也若知之徹與未徹亦自有差等焉安而行者安而身踐於道也若行之至與未至亦[illegible]有漸次焉舜於孝性矣于田

號泣日求所以歷親而不得可不謂困乎學如孔子極矣至耳順從心而後化當其廢寢食發憤敏求可不謂勉強乎一聖人之身未嘗無困知勉行一恒人之身未嘗無生知安行孩提眞愛稍長眞敬本與聖人同體能達之則爲聖不能達則爲恒人耳達之而未能遠達此聖人有困勉也達之而無所不達則困勉皆聖人也

天無一息不運故日月常照寒暑常序人心無一息不存故視常明聽常聰貌常恭言常從不然者情動而性汩將百體失其職矣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等獨君子以此養性即堯舜至神聖不能舍欽恭而嚴心無為弟欽恭本於天縱非若亞聖以下有意矜持耳故堯舜性之性此戒懼者也惟精惟一皆欽恭之自致矣湯武身之身此戒懼者也懋昭兢兢皆聖敬之主宰矣近世談學多岐曰體認天理曰良知曰脩身知止循其言皆可入道總之不離一敬為權輿若舍敬言學譬無樞而求戶轉無柁而汎舟江湖吾不知其可也

芝蘭生於幽谷芬芳四溢修士佩之以比潔焉化而為茅與棘莠同類牛羊弗食之矣蜣丸出於糞穢

人所棲身未發蛻去爲蟬餐風吸露飛蟲之屬無踰其高潔也物性善變人亦如之故君子雖身兼衆善猶不可以自滿恐虧節一愆素履將令德之有瑕也小人雖既居下流猶不可以自棄倘乎旦頓復初心尚遷喬之有路也

人主知天下有不愛爵祿之士而後重士士不愛爵祿以無求於君而後見重於君君重士士見重然後志乎道合而泰交之治成也漢高帝曰士大夫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宋真宗罷呂蒙正相謂侍臣曰蒙正想悲泣不已夫人主恃其威命足以顯

士又度士之得則喜失則悲其視士已大輕矣其所登進必皆貪位固寵之徒無復望其秉道陳義即有抱輔世之畧能爲帝王佐者必且韜光斂跡人主烏得而用之故君不可不重士士不可不自重若卿相大臣之選重更甚焉進之負緣左右以託於遇巷退之低徊濡滯以託於出晝人主將視爲頑鈍與小臣不殊并視此職可虛懸不設台衡益輕太阿旁落憂世君子固蚤識於幾先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夫性命之學必根極於未發戒懼以養虛明

其本矣虛明之中變化出焉是謂義以方外格物致知者所以識虛明之本體酬變化之妙則也學於載籍問於師友思以慮精微辯以析疑似皆從戒懼一念用之於著察本體非戒懼爲養內而致知爲外益也謂涵養爲敬致知可勿敬乎謂學在致知涵養非真學乎知性君子自當合表裏而融貫之毋泥辭忽意可也

夫所謂格物者豈必盡天下書而讀之盡天下物而知之也物有本末則先後分矣脩身爲本則知本要矣世有據一物而萬物皆備者非心乎據一知

而薦知合契者非誠乎求於意若何而去妄還眞
求於心若何而化偏得正忿懥憂樂何以無留滯
也愛惡矜畏何以無廠僻也視聽言動何以無失
宜也格物者先格於誠正而脩齊治平一以貫之
即與仁讓於國公好惡於天下未有不因心推致
者也若夫古今得失之林常世法守之迹隨時通
變之宜或乎居講究或臨事咨諆亦惟誠心求之
不中不遠世無學養子而後嫁也豈有學治人而
後從政哉故格物者以身心爲本格於五事曰貌
言視聽思格於五常曰仁敬孝慈信窮理盡性無

出於此若廣蒐遠索以博物資泛應者乃聖學餘
事非先務也
聖人太和元氣也有保合而無矜持孟氏泰山巖巖
英氣勃發矣直而養之以勿忘勿助且以揠苗戒
助此高明柔克孟氏所爲克已復禮者也英氣化
爲正氣然後可以語剛大而稱浩然故遠稽五百
年之天數而名世自任近遡百餘年之聖澤而見
知自任所謂塞天地者可見其萠倪矣
夫所貴於學者學爲聖也學成其爲人也天生人畀
以五官併其宰是五官者與之官不得其爲官則

人不成其為人也聖人猶人耳睿智起於心肅乂哲謀通於感以順變化以妙經緯究且雨暘寒暑協應百嘉豐茂家國用寧聖人既成其人遂成位乎中矣人之五官與聖同而迥絕若彼此志士所以發憤於學而日孳孳也其學惟何求諸思先立其大而已

日麗於天容光必照濁霧塞焉白晝不見泰山離朱之目天下稱至明也閉戶掩扃居蔀室之中必不能察秋毫夫人性之有蔽豈直物欲為累哉任其性之所近意之所趨無學問以廣其明而約其過

賢智者之蔽親物欲無異耳如仁智信直勇剛皆人心之懿德也好德而不好學其蔽有爲愚蕩爲賊絞爲狂亂者今語人以物欲之蔽雖中士無不內慚語人以懿德之蔽在賢智未必心服然本欲脩德反以亂德其流至於眩學術禍蒼生則信心而不信學之過也故尊德性道問學內外宜交致焉問學所以擴德性之蔽游於昭曠而立於大中也

人無私覆地無私載君子之心與造化同其含弘故於天下無不周也天氣下交地氣上騰君子之心

與造化同其訢合故於天下無不和也賢愚遠近總歸涵育親親賢賢自有等殺雖顯比外比迹近比而不失其爲周鹹酸廿苦各適其調臧否是非相濟以道雖同德同心迹近同而不失其爲和周比和同之辨公私邪正之判也後世以意見生同異以權利生依違同異生愛憎依違生攻擊爲比爲同紛然舟中敵國而建中調停之說又不可以語周語和卒至仁賢一空宗社蒙毒士大夫用心之公私邪正能禍福人國如此治心精義之學可一日弗講乎

夫公私邪正之分其初豈甚相遠哉一事也或見爲是或見爲非初因偶失於裁度也迨是非漸明而偶失者更執其失始非私而終私矣一人也或見爲賢或見爲奸初因偶誤於程量也迨賢奸漸著而偶誤者不任其誤始非邪而終邪矣至於意氣相加門戶相敵遂搆爲莫解之訟釀成不戴之仇士大夫何樂而爲此哉莫難克者勝心莫難平者忿心勝與忿一據於胸中而公私邪正之名卒無逃於天下後世曷不虛心以覲理平氣以折衷善則江河沛也不必出於己過則日月更也不必諱

己以天下公心處天下公事非獨國家禍也亦自爲身名惜也嗟乎世之大奸惡什無一二惟中人最多而中人欲爲善者亦將有焉徒以好勝一念延蔓橫決遂舉中人并中人欲爲善者而卒被不美之名悲夫

君子脩其身而後可以善世正其身而後可以格物故厲廉恥之節樹道義之防取予進退必嚴語默周旋必愼可謂矜矣然律度自繩非衒美以揚己也坊表自飭非立峻以陵人也賢者敬而親之不賢者憫而容之其以矜而至於爭何有焉夫都俞

近黨吁咈近爭然可否相濟德業相成正和衷之至不可以語爭至於偏事據忠不得其職則爭不得其言則爭要以合則從不合則止故君子終於無爭若夫競心於功名爵祿之場植黨於勝負低昂之間嚣然如里婦相詬不止則君子所深羞矣夫治亂時也仕止遇也覩治亂爲進退中智或能勉之夫子獨以卷懐與伯玉何也蓋豪傑之士志欲有爲於世其材猷能顯而不能晦方乘世變以標奇其意氣能張而不能弛方因時危以見節如是者即欲卷懐不可得也若伯玉則可卷矣一仕一

止固不以爵祿攖情爱道愛身且不以功名繫念豈其與聖人漸磨日久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肯心契其微乎視史大夫加一等矣由此觀之士不審府勢而嘗試於功能之見以其身徼枉尋直尺者君子所不與也若辨念富貴無論矣

聖人以宇宙爲家以民物爲體視衮職有闕猶父母之有過也視天工有曠猶家務之頹壞也視荒陬黎庶顛連困苦猶子弟之有疾痛也棲棲焉閔閔焉歷試不以爲煩伐木削迹而不爲止誠不忍父母之過欲號泣隨之不忍吾子弟之痛欲多方救

藥之也晉衛與齊旣不能用以陳蔡之弱小猶車轍往還者數歲說者謂葉公方有問於楚冀得遇合以通於楚昭此鳳衰致譏知津來誚聖人易世之心滋戚矣不得已刪述垂訓爲後世帝王取法則易亂一時者小開太平於終古者大也
夫理學氣節功業文章士之畢精神於一世垂休光於不朽者無出此矣理學者非徒明其理而已將脩德體道以實有諸身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輔世理人則膚功奏焉秉義塞違則峻節彰焉明道闡事則鴻采流焉此聖賢體用合一之學曷嘗

岐而爲數端也自聖學不明而聰明俊傑之士各
以其智能意氣表著於世其偏全醇駁未必盡軌
於道德要以負荷綱常楨幹宇宙則氣節於道爲
近功業於用爲實而文之潤色世道亦不可少也
昔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今天下鮮完德矣有
能持風節於頹靡之中劾勛勳於擾攘之際亦聖
人所深思乎如矢贊直一匡稱仁吾以是見聖人
維世之心
世之治也其君必兢業以圖幾其臣必憂危以輸悃
堂陛一心忠賢進用故紀綱明肅而天下治也世

之將亂其爲君者或剛愎自聖而惡聞讜言或柔闇無能而狎昵羣小其爲之臣者事剛主則阿意逢旨以固其寵位事柔主則植黨營私竊弄其威權當是時而有仁義方正之士立於朝必從道而不從君狥義而不狥衆此狂瀾倚爲砥柱大厦有所支以不傾也乃薰蕕異性堯桀殊行必羣嫉而力排之然後愉快甚至鉤黨連類竄逐無遺於是君子有氣節之名而國家有危亡不可救之禍然則氣節云者天下所以目君子豈君子樂標此名以爲高哉嗟乎汲黯在而淮南謀寢九齡去而漁

陽鼓來司馬相而虜戒南牧李綱罷而宋遂北轅
治亂安危之機若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耕莘匹夫係天下重望者以能嚴義利之辨也千駟
萬鍾未交於前而天下信其弗顧弗視者自一介
不取予信之也窮居挺然自樹一介必衷於道
義異日者致主匡時其擔荷守衛可知其不以寵
利自私可知故廉節者士君子之大閑未有廉節
不立而能建事功於世者也漢代以孝廉選士猶
爲近古後世廢而不行豈非謂上以名求下飾詐
以應且甕牖繩樞之子安所取予而見廉乎故先

以文詞進之後以廉能察之仕而後選既異於選而後仕乃所謂察廉者又或狥於愛憎滑於毀譽苛於異途而寛於華序何怪乎廉節日衰而民生之不被澤也

民生日困由吏邪也吏道之邪寵賂章也孝廉之選不復察廉可勿精乎選而後仕不可得仕而後選可勿愼乎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自唐虞然矣今世筮仕州邑必再考而後徵名當亦再考而後擢邪果法何害不近古第所謂歲考者徒虛名耳人情能矯飾於暫不能矯於久期月而論薦固

太驟也至三年則才守辨矣六年品望定矣雖有善毀譽者不能蔽矣上官署考其必嚴綜核而責保舉乎倘廉墨無分穢迹終敗即連坐妄辭若郡邑長之於青衿士也有師帥責焉非獨校其文藝亦必以聖賢義利之學朝夕訓廸一變其頹風乎夫使庠序之中以義利明學術朝廷之上以義利課賢能設誠致行不出六七載而人才漸盛太平之治可幾矣

今世言性命者至微奧矣與其求空妙於窈冥曷若揭義利而脩身踐言乎凡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

也爲子不能孝爲臣不能忠弟弗能恭友弗能信惟利蠱之君橫歛吏受賕豪强併兼寇賊刼奪惟利醸之五霸七雄之爭戰三國五胡之紛擾夷狄奸雄之割據惟利驅之天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皆繇於見利而不見義也見利則縱人欲以滅天理見義則循天理以制人欲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是性命之真竅也是聖人設教匡世之微旨也曰喻義曰精義曰義比曰集義曰充無穿窬之心無往而不爲義以此講習以此躬脩以此與朋友相淬勵窮理盡性無餘事矣

士之賤與庶人等以道德而成其貴也人主之尊與天並以道德並成其尊也然金必資型範焉玉必資琱琢焉木必資繩墨焉非師友輔弼之贊襄則黼扆有逸德矣非明師良朋之夾持則韋布無亮節矣今世巫醫百技皆有師攻文詞詩賦者亦或偶曹結社獨所謂脩德講學者競相勝而恥相下即有連袂爲朋泛泛如萍水之聚無精意以相屬也無正言以相箴也其於三益三損何居若人主不出房闥與公孤卿士曾不相接欲獨以神明御世視一介之士孤立無助者更可寒心也

適千里者明知周道如砥而故托足於榛棘養生者
明知參苓可以引年而復進以烏喙世必謂之大
迷所貴乎講學者謂其精擇而力行之擇既精而
行弗力嗜慾不能祛也氣習不能變也其爲榛棘
烏喙能甘心無悔乎悔則改途而易步矣吐故而
茹新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農夫之樹穀也必擇種而後播焉種既精矣其耕必
深其耘必勤其糞壅必厚其灌漑必時然後豐穫
可冀也鹵莽而耕鹵莽而耘穫亦如之故曰苟爲
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之熟豈易言哉善端初萌培

養之務充其量纖欲甫動芟刈之務絕其根欲淨而至於無可淨理還而至於無可還心無一息不覺覺無一念不眞純焉化焉而後曰熟熟可易言哉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夫死生之際大矣聖人謂朝聞道而夕可死豈直齊物忘形等彭殤於旦暮哉百年易盡者身萬古長存者道身所以載道也道所以立命也聞道則無愧於天之命無忝於我之生全受全歸死無憾矣若道之未聞其生爲倖存其死爲不瞑如之何可死夫性天至教匪可言授神明默識存乎其人聞

道者一朝而釋千載之惑一日而契萬聖之符故
聖人重之由死於狗義猶枉死也回死於短命如
不死也然同以一身係短關斯文絕續喪予之悲
聖人深致意焉豈與謂夕死可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先儒論辨紛紛矣然未有確然得
其說者自黃帝作干支分十二辰而爲歲歲分春
夏秋冬而爲時曰春溫如也曰夏燠如也曰秋凄
如也曰冬凜如也上叶星纏中應氣序下徵物變
晦朔相乘寒暑相禪蓋陰陽造化自然之運萬古
如一雖有聖智不能以私意更也謂周以建子爲

歲首遂并時與月而盡改之未温曰雷未寒曰霜可乎是周公為逆天道也謂周旣盡改時月春秋徑用夏時而擅復之朔用天統野用人統可乎是仲尼為畔王章也予敢信周公仲尼之必不然也前乎周者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曰元年冬十月周於其間何得獨改時改月仲尼又何從而擅復夏之時月也湯之伐桀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迨放桀南巢三讓而後卽位亦旣越兩月矣故遂以丑月稱元祀誥告萬方若曰我商王革命創制自兹始其後頒曆授時遂以為首岸初非有意

於改易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周告武成在四月去改歲尚遠子月一陽來復時起於子歲氣實萌於子故因商之首丑改而首子以爲可逆天氣而肇時令其義亦精深矣要以斗柄指子丑爲冬指寅爲春自虞夏歷商周以至秦漢雖歲首三易而月數時令未嘗易也安得以改時改月爲周誣哉然則春秋何以不首十一月也列國名史取義各異乘取其載也檮杌取其戒也春秋取其因天時紀人事也名之曰春秋自當以春爲首自伯禽建國立史所從來矣非仲尼創爲之也係正月於

春王者曰春遵天之道曰王遵王之制正朔從乎
周紀事因乎時其爲魯史舊文也爲仲尼特筆也
吾不敢知吾獨信周未嘗改夏時乃仲尼未嘗倍
周而擅用夏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莫之春
於皇來牟商周未嘗改月改時可詳攷矣朱子以
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蓋承襲漢儒孔鄭二氏之
誤改月數幷也因月數幷改時令幷之甚也嘗意
朱子生當宋末獨見江南風氣淮徐以北未嘗一
至其風氣固不及知江南雨漲常在五六月北方

霖雨則多在八月江南稻田憂旱常在六月北方
黍稷菽粟五月始播至八月望雨尤切故七八月
之苗稿七八月之雨集北方風氣實然不得以南
方相擬遂信爲五六月也
水旱饑饉自古有之太上脩德其次脩救脩德者自
天子暨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各敬其身以調再
暘寒暑各共乃職以協歲月日時和氣感而災沴
不作也脩救者積貯備於未然獨賑酌於臨事周
禮荒政十二區畫詳矣然後世獨爲虛名非能如
漢世予民田租之半即予田租而無田者不得沾

升合所恃獨有賑耳緩於冬而議於春晚也聚貧戶不聚丁口疎也設粥可以哺流民施之土著則滯散穀所以濟鄉民令其入城則苦平糶可行於官不可以强於市勸借可行於上不可以假於民鄰境之遏糴難禁先聞於朝可也內帑之請發難微悉搜院道贖鍰可也窮邑之小儲旣竭逼有無於旁邑可也少壯之坐食無用興公私役作授餼可也惟監司視國爲家有司視民爲子月循而日拊之戶給而人乳之雖甚危殆猶可救什之五六也蓋予嘗親任其事故能言其槩云

有君子則有小人有中國則有夷狄有麟鳳龜龍則
有豺虎蛇蝎五氣錯揉變化紛紜雖天不能一之
然豺虎藪居蛇蟲穴處別生分類豈必盡待聖人
天亦有微權存矣故夷狄不能盡滅德懷而威服
可也小人不能盡去量材而器使可也廢甄陶之
化公激揚之典則棫樸可爲薪槱寬詿誤之門開
自新之路則盜賊可任干城若忿疾已甚速引太
多使其黨類甘心爲惡而不復顧名義亦君子之
過也

有聖賢之豪傑有武俠之豪傑有道義之氣節有憤

激之氣節武俠者能以其材略集天下之事憤激者能以其意氣樹一世之標不可謂無裨於世然或安卑近而未光大或始奮勵而鮮令終則不學無術故耳夫豪傑自雄而不造於聖賢氣節自奇而不軌於道義猶未睹滄溟而秋水以自多欲適康莊而誤趨於蹊徑也至道不離日用聖學只在幾希有志之士宜審擇所安矣

堯稱則天德莫尚焉史臣贊之曰允恭克讓惟恭則無怠無肆惟讓則不矜不爭形容聖德止此矣故岳牧交讓和之至也畔路相讓風之厚也世衰學

廢士大夫不習溫恭之行徒以智能相競權利相
陵於是乎爭端四出黨論誣訾無所不至爭於朝
則縉紳無完名爭於野則士庶無完德爭於家則
凶於家爭於國則害於國小爭交以言訟之象也
大爭交以兵師之象也夫天水為訟猶恃乾斷在
上地水為師則上無剛斷羣陰蠭起故兵戈之禍
隨之殷鑒不遠在漢唐宋之季凡百君子其三復
於協恭乎德讓乎幸毋以朝堂之舌鋒釀為宇宙
之血刃也

三公論道論其燮理者也三孤弘化弘其寅亮者也

夫燮理非求諸陰陽寅亮非求諸天地求諸三才合一而直探其符契俾陰陽順軌天地清寧此以天人性命之精爲朝廷命脉以中和參贊之學爲帝王師友所謂啓心沃心闡德輔德者也經邦云者匪經綸於治具而經綸從此出也故其任爲尤重然公孤不別設員卽以六卿兼之如周公以冢宰爲太師召公以司空爲太保是也蓋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天子亮陰則百職總已以聽其道德聲望必極天下之選寧復有居其上者故周官止以六卿分職而三公三孤無所見此足爲兼官而不

設員之驗也周衰諸侯張大而侯國故無六卿各
以其上卿爲相秦因之遂置丞相權操於獨重政
去於昏主斯高之禍酷矣漢以後名制稍殊相權
俱重得失治亂之林可考也
聖朝神武當天亾麼猶敢竊弄於是罷丞相而分事
權於部院置學士供奉絲綸而秩不過五品淵謨
膚斷豈不與成周合轍哉二百年來學士以漸加
公孤獨據六卿上無相名而有相權有相權而無
相責然秉道者榮名估權者折足則以膚斷在令
甲直道在人心不容泯也惟當茲任者顧公孤之

名思發貢之義何以論道何以弘化務致吾身於罔名躋吾君於三五毋徒與後世挾權任術者比長挈大則社稷生靈之福也

可欲之謂善性本善也有諸已有非無也曰充實實非空也曰光輝誠則形著非枯寂也大焉化焉至於不可知有光輝者歛於無聲臭矣至善真積養盛自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究其蔽陷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始乎寂卒滅乎寂而欲與聖神同議歸宿吾弗知之矣

性衡於命而後謂之真性性不與命合止名曰氣一不

名爲性命衡於性而後謂之正命命不與性合止
名曰數不名爲命口鼻耳目四肢之所嗜世俗所
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盡與未盡世俗所謂命
也
人主欲造福天下惟賢士大夫共之士大夫之淑慝
邪正亦惟人主造之尊德義重風節恬潔者登奔
競者抑則士奮於道德矣覈名實程殿最有功者
上無能者下則士騖於功名矣道德之士進而仁
義日陳明良交奮政教兼脩人材益盛君所以勵
華世所以蕩平也功名之士進而紀綱振飭百執

凜承顧本原未正巧僞漸起其國可以暫寧而不可以長治可以小康而不可比於大猷若夫主德昏逸於上大臣營私自因邪正不分廉恥混淆是擅聚富貴之徒爭名爭利竊人主之大寶而碎裂之也其不至於顛覆者幸耳

喜怒憂懼皆人心所不能無曰有所者有之而凝滯不化以心未知止故也知止則能定能靜觸事而動其動也以時順機而應其應也中節何不正之有焉一止爲正不止則不正此知止爲正心切要爲明德首務格物致知者知其所止而已易曰艮

止也止其所也止其所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語曰吉祥止止夫天道降祥降殃亦必擇所止曰止止者言吉祥之來必止於能止之人未有不止而能獲吉者也

人心卽天命也天命卽人心也一念弗敬則自喪其天一息弗敬則自賢其命推而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喜怒一取予天實降之命實憑之有一毫不可與天道與命合者君子畏焉凜然雷霆之將擊也惴焉神明之不我容也天真內瑩性機常覺何暇乎思議何待乎矯强若計及是非毀譽計及得

失利害則有爲而爲非君子養性事天之本心也然或利而行或勉而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亦存乎其人矣

所貴乎成人者非獨成其身也成其身以成萬民以成萬物合宇宙而稱身兼宇宙而爲成也能使宇宙成其宇宙而後能成位乎天地之中故薄海之廣光天之遠有顛連弗及見者吾視之不明也有愁歎弗及聞者吾聽之不聰也有狂逞弗馴於度吾貌之不肅也有囂競弗率於訓吾言之不從也有闇沕不昭於皇極吾思之未睿也天無心以人

爲心天無爲待人而爲能脩其視聽言動於一身
者事天者也能達其哲謀肅乂於天下者代天者
也小孝無違大孝幹蠱惟聖人爲能幹天之蠱
王佐以道敎養天下伯佐以術富强天下故一匡大
業而器小也上士有全節而兼全材中士短於材
而拘於節後信果美行而人小也若斗筲云者計
菜肥於尺寸較利達於錙銖如俗稱求田舍數炊
米之類其於名節世道不復知爲何物是且得爲
器乎且得爲人乎故聖人直鄙之曰無足算夫身
列冠裳志在斗筲至不比數於士林恥孰甚焉然

而爲此者不知恥也恥心一亡何所不至能恥其無恥然後有恥有恥而後恥可免也

柳下之和如春陽溫煦被於物也阿衡之任如夏與萬物共昭明也首陽之清如秋氣肅而生機斂也箕潁之遯如冬氣閉塞而枯寂也心止於純安得不謂之仁行止於極安得不謂之聖然各專一氣各擅一行則膠於所見未洞全體故也有所見則有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仲尼能統元氣而時出者以心同太虛圓神中不着一見也其皇皇易世無一念已者乾元之不息也其歷說列國無三年

淹者四時之遞遷也

自古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嘗不勝而小人嘗勝爭在大臣則持衡在人主爭在庶僚則持衡在大臣人主未必能辨忠邪也大臣未必不好諛而惡直也君子秉義難合小人工媚易投則易投者勝君子特立寡援小人植黨多附則多附者勝君子易退如介石小人難去如拔山則難去者勝其君子有時而勝者必也明君察相主持於上乎夫有明君察相小人安得與君子爭也若君子所以自勝無他術焉正已而發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而已

矣

義一而已以禮遜信行之則爲君子之義以信果行之則爲小人之義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時而雨露時而霜雪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雪不折枝氷不介木盎然太和元氣流溢於春生秋殺之中故有時安常蹈故與斯世休息無爲天下不以爲因循有時順變達權創古今之所未有天下不以爲矯異夫義者宜也宜於心不宜於迹宜於己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曰禮遜信者精義之至非於義外有增益也

惟忠恕可行終身惟絜矩可平天下絜矩卽忠恕也以一心度萬心以一情調萬情己所自有方敢求人己所未無弗敢非人己所甚欲卽以同人己所甚惡弗敢加人處上下前後左右皆如是也則賢愚靡不心服怨惡安從起哉後世士大夫不講於忠恕之學徒以智能相尙意氣相豪議事而趨隨操縱異則以規隨操縱爲愛憎議人而剛柔和介異則以剛柔和介分邪正攻擊不必符其實訕譽不必顧其安此士習之最薄而漢唐宋之黨禍所由興也故君子公恕以存心忠厚以御物國是得

失邪正消長何敢不力爲主持然從容諷議庶幾乎感悟轉回毋徒以憤激生變不幸而朝論混淆是非倒置則危行言遜奉身高蹈可矣

夫代有升降俗有隆汙儒者每數古今不相及豈其然乎讒說殄行休明之衰也唐虞時巳有之三風十愆極衰世之昏淫也夏商時巳有之惟聖君聖臣明目達聰以燭其奸令諭刑禁以翦其萌故讒佞不得行而昏淫胥化於軌則也嘗觀開創之世吏多醇樸民鮮澆訛蒼落終而泰劍極而復天運人事相因如此傳至中葉政教陵夷人情復漸

趨於下自三代歷漢唐宋皆然乃知古今之治亂
若循環風俗人心亦若循環而漢唐宋竟遜盛於
三代者則以創業之君臣不能如三代之聖哲也
管子有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
事如此議論五經未嘗有也後儒注元首叢脞純
用其語予未解焉一日二日萬幾紛至人主宵旰
求理可謂侵臣職乎草木挺生者枝幹聳而直上
叢生則旁出交亂不能振起脞從身從坐亦近於
頹靡不振皆率作愼憲屢省之反也故股肱因而
惰也方以率作責難忽以煩瑣作歌何辭意不類

也蓋管仲欲以伯術用世非尊君擅政則不能直行其意曰君行臣職臣懈怠不肯任事此強戾要君之語謂帝臣王佐有是乎哉心志不一理欲紛雜日叢精神不奮敬怠相參日勝

卑宮卑服帝王盛節以一人治天下不敢勞萬姓奉九重也未央壯麗猶阿房之侈心乎殷邦五遷未嘗厲民周作新邑太保率殷民攻位于洛汭僅五日位成規制不侈而經費儉也後世崇宮峻宇視殷周不啻數倍中外將作侵牟視經費又數倍非糜金錢數百萬何能卒役勞民傷財雖明主能盡

知乎嘗過冀州見高陽氏故墟頹垣周遭不過七八里宮禁居中不過一里餘城南二里有高陽帝冢高可丈餘高陽氏去堯舜未遠也茅茨土階之制標枝野鹿之俗可遐想已或曰高陽氏都帝丘在今衛濮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華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救偏無致遏佚迄於武丁荆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憊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

令帝乙舍紂立啓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
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旣醉歡洽太平采薇蓼
蕭威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
中興止一周宣令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
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